

青川文史资料

一九八五年第 二 期（总第 五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青川县委员会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青川文史资料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目 录

封面题字：张秀熟

一、常忆青川	赵如瑛（3）
二、回忆母校	
——平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及其附中	张鹏程（8）
三、何三婆率众抗捐	杜国家 孙枝跃（17）
四、青川县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后	郑中立（20）
五、我是这样当文史员的	董长新（25）
六、青川文史初探	魏绍卓（29）
七、乐安寺“塌”场始末	马运寰（34）
八、青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根据杜国家同志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整理	张鹏程（37）
九、“女儿坟”的故事	母渐仪 段万源（40）
十、“周懒王”反盘剥义坐大牢	董长新（41）
十一、黄保长坐牢四十天	李又逊（44）
十二、青川轶闻	郑中立（46）
十三、二霸争衡、殃及无辜	董长新（49）
十四、青川流行的谜语	张鹏程（56）
十五、征稿情况	编辑组（60）
封面图片：青川沙州出土汉车马砖	尹显德供稿
照片一组	文超胜摄

Yt200/0902



1985年10月25日中共青川县委、青川县政府、人大、政协的同志与赵如瑛、白玉富同志留影。



1985年10月26日青川县政协全体同志与赵如瑛、白玉富同志留影。

常 忆 青 川

赵 如 瑛

四川省解放初期，我在六十一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任参谋长。为了清剿国民党残匪和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粮任务，上级决定让我住在青川县城，负责指挥已于一九五〇年元月进驻平武、青川两县的剿匪部队——五四四团一营和五四五团二营以及后来又给青川增派的一个武工队。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我带一个侦察分队前往青川，便在青川工作了一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青川的山、水、人民和在青川的斗争情况都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我去青川时，还是冬季。记得那天朝雾迷漫，寒气袭人。朝雾撒落在树木茂密的山野，寒气将微雾凝结在树上，于是，满山遍野呈现出一个“玉树银花”的白色世界。我这个北方人，不禁产生了一种北国风光的联想，便和小分队一起沿途观赏着这美好的景色，不觉来到了青川县城。

青川县位于四川省最北端，全县是高山峻岭，河流纵横。奇峰上时而跌下飞瀑，奔入玉潭；密林中鸣唱着百鸟，显得格外清幽。在深山幽谷间处处能见到富饶的小盆地。劳动人民在这里造出了良田美池，栽了茂林修竹，看着那稻梁低垂，小路纵横的山村景象，给人以别有天地桃花源的感觉。青川的山上有珍禽异兽，青川的水里有肥美细鳞，青川还盛产银耳和各种珍贵药材。青川真是个好物产丰富，人民朴勤的好地方。

可是，这美丽富饶的山区，却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帮会头子——袍哥大爷的极其残暴的统治之下。淳朴勤劳的人民，终年劳动，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那些“大爷”们则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但人民解放的旗帜终要插到这里。

在我人民解放军以压倒优势向四川省胜利进军时，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望风披靡，溃不我军，纷纷向我军缴械投诚。青川、平武的

一些地方武装，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也缴了一部分武器，但还有不少还在一些地主、袍哥大爷的掌握之中。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这些地方武装在国民党特务和封建会道门反动分子的怂恿煽动下，有的又拉上了山，公然与人民为敌。平武县就发生了部分地方武装叛乱，攻击我区署，袭击我分散下乡征粮小部队的事件。但多数则处于疑惧、动摇、观望的状态，在这关键时刻，倘若对这后一种人采取的措施不悛，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将对我们完成剿匪、征粮任务带来更大的困难。

青川县当时有十三个乡，每乡都数量拥有几十或几百支不等的枪。位于青川南面房石乡的贾应坤，凭着他掌握着五百条枪，便自号贾司令，他依托控制区山高林密、地形险要之利，断然拒绝我们对他的劝告和争取，带领他的“兄弟伙”上了山，意图长期和我们对抗。同时，他还与平武石坎子惯匪徐虎堂勾结起来，打家劫舍拦路抢劫，胁迫群众送粮、送生活费用。

为巩固新解放的地方政权，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由韩子英同志带领南下工作团十七位同志到达青川县，接受地方党政工作。正当摊子刚刚铺开，工作尚待进行时，却谣言四起，说各乡“大爷”要攻取青川县城。根据情况，我把派往各乡的征粮部队收缩到县城附近，建立了三个支撑点，以防止意外。

为了将各乡“大爷”情况弄清，以便对他们分别采取适当措施，稳定局势，完成征粮任务。我们和在青川县做过地下工作的史册、谈长清同志一起，认真研究、分析了各乡“大爷”的情况。我认为想上山为匪的是极少数，多数是可以争取的。于是，准备召集他们来县里开个会，向他们充分交代党的政策。我们估计，有的人不会来，但只要来一半也是好的。同时决定，对子上山为匪的“大爷”县坚决打击，一直到彻底消灭为止。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些动摇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使全县的局势稳定下来，好完成征粮任务。

正当我们研究采取上述措施时，上级又及时给我们来了指示：县青川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这正是一个极好的做工作机会。经过一番准备，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在韩子英同志领导下，青川县首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了。各乡长、

“大爷”和知名人士绝大部分都应邀前来参加了会议。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向与会的一些人做了很多工作，在向他们阐明了党的政策后，指出：过去他们的确作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现在应积极完成人民政府交给他们的征粮、剿匪、禁烟等任务，争取立功，以便取得人民的谅解。对一些重点人物还分别进行了个别谈话。经大量工作后，他们都表示要协助政府做好工作。于是，我们在会上，公开地将征粮任务分派到各乡，限期完成。会后，一度被收缩回来的分驻下乡征粮部队，又以班为单位前往各乡催粮。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支持下，很快完成了征粮任务，并且还收缴了部分枪支。这次会议，对进一步稳定青川县局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青川要的局势进一步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集中兵力对贾应坤匪众采取军事行动了。一九五〇年六月，组织青（川）、平（武）两县驻军对贾应坤连续进行了两次合围。合围的中心点便是贾应坤在山上修的那座别墅。从青川县城进入贾匪控制的山区，只有老溪沟一条道路。这条沟两边山势陡峭，树木荫翳，沟狭路险，上有绝壁，下临深沟，且多隘口，真有点“一支当关，万支莫开”的样子。但我们利用夜间，先以侦察部队和武工队抢占隘口及制高点，掩护部队安全通过了老溪沟。青、平两要部队均于拂晓时分，按时抵达了合击地点。结果却扑了个空。我们在贾匪那座别墅里住了两夜。院内有七、八条恶犬，屋内存有成坛的酒，有腊肉，它于附近还有菜园。看样子，我们合击前，贾匪就住在这里。再察看周围地形，到处沟壑纵横，古木蔽日，能见度极有限。那常年落叶受雨水浸渍发出的一种臭味，刺鼻难闻，令人欲呕。山里雨多，气候寒冷，连个设营地都没有，部队把携带的给养吃完就得撤出。在撤出时，我留下一个连住在那座别墅里作为诱饵，把其余部队撤到机动位置，当匪众前来围攻留下的那个连时，好再进行反包围，将贾匪消灭。果然，两天后，贾匪聚集匪众围攻我留下的一个连队一昼夜，几次进攻都被该连击退。在战斗中我牺牲一名战士。但当我们部队实行度包围时，由于贾匪情报灵通，我一行动，匪众便逃得无影无踪了。至此，我两次合围，都师劳无功。

鉴于敌情、地形如此复杂，我们考虑，仅靠几次合围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改变战术。于是我们又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留下一定

数量部队控制居民点，做好群众工作，割断贾匪与居民的联系，断其供应，进行长期围困。部队在围困敌人中，则不断熟悉地形，做好情报工作，然后，进行不断奔袭、搜剿，使匪野无所掠，疲于奔命。同时，发动群众向匪众展开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

房石乡副乡长赵映成，是当地人。他对搜剿贾匪工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向我说：“今年的大烟苗可不可以先不铲除？这里的人有两个头：一个是大头，一个是二头。大烟葫芦就是他们的二头，大头全靠二头来养。假如把二头除掉，大头就活不下去。所以我看，先不铲烟苗。等大烟熟了，跟贾应坤上山的那些人都要回来收大烟。到那时候，贾应坤就完啦！”他又说：“只要部队住在这里不走，老乡就不会给贾匪送吃的，贾也不敢下山来要吃的。他们那么多人在山里无法生活，还不回来！再说，跟贾应坤上山的人都是被迫的，家里都有妻儿老小，回来的人，只要不抓他们，别的迟早都会回来的。”我听他说得有道理，就指定他为房石乡乡长兼人民自卫队队长。还规定了几条：凡是被迫跟贾匪上山的人，带枪回来的，都由赵映成组织起来，编成房石乡人民自卫队，担任站岗、放哨、侦察等任务，协助军队搜剿贾匪；携械来归者，既往不咎，立功受奖；能生擒贾应坤者，立功受奖；今年大烟，谁种谁收。并把上述规定公告于众。赵映成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为时不久，携械来归者就有几十人，编成了自卫队，由赵映成带领，协助军队剿匪。他们熟悉地形和贾匪活动情况及隐藏地点，对贾匪威胁甚大。但赵映成急于求成，经常带领自卫队单独出去、奔袭，搜剿贾匪。在一次出击归途中，正过河时，不幸遭贾匪埋伏的冷枪手狙击，赵映成当场牺牲，为青川县剿匪工作献出了生命。当时，人民政府特授予赵映成以烈士称号。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驻青川县的五四四团一营奉命归建入朝，剿匪任务由五四五团二营营长张怀德同志率两个连和青川新扩编来的警卫营担任。经几个月奔袭、搜剿、围困，匪众已呈解体状态。贾匪身边也只剩十余人，成天只顾奔逃、隐匿、觅食，贾匪的独生子也被拖死在沟壑。最后，贾匪等七人潜藏在陶龙观山上王寿元家中，被群众发现，立即向关庄区署报告。关庄区委书记冯荣同志亲自带领民兵将贾匪包围，生擒贾应坤和残匪共五人，缴藏长、短枪

十二支。在捕捉战斗中我两名民兵牺牲。不久，贾匪的中队长贾国模亦被我搜捕部队击毙。至此，贾匪残余已被肃清，压在房石乡人民头上历时三世（贾匪祖父、父亲和本人均系袍哥舵把子）的这座大山被推倒了。

青川县解放一年来，经过剿匪、征粮、禁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建立农会和县、区基本武装等一系列工作，社会情况已安定下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剑阁地委在江油召开了四县县委书记和警卫管教导员参加的会议，布置了清匪、减租、退押、反霸、镇反五大任务。人民群众将在这些新的斗争中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会后，剑阁地委副书记杨辛同志还专门找我们一起研究了青川县的情况，并做了具体指示。

回来后，青川县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传达了江油会议精神，将开展五大任务的工作作了布置。会后，组成了农村减（租）退（押）工作队，开始进行试点。一九五一年又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总结了减租、退押、反霸的试点经验，整顿和扩大了工作队，准备分三期全面展开，并将工作重点转移至青川县北部地区，经上级批准，县的党、政、群机关迁移到乔庄办公。

记得刚过旧历年，减、退、反任务经过试点的信息已传遍全县。县各机关迁到乔庄的第二天，四乡群众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年轻人还背着明火枪来给我们拜年。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向骑在他们头上的恶霸地主、“大爷”示威。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对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充满了信心，其来势之猛任何人也遏止不住。那些“大爷”们看到这种势头，都吓得浑身发抖。有的赶快主动向我们交代了他欺压群众的罪行，再试探我们的口气。这时，他们已被群众监视起来，上山的路子已行不通了，唯一的一条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

为配合完成五大任务，县临时搭配班子，组织了县宣传队。经过一个时期的排练、试演，歌剧《白毛女》便到乔庄演出来了。演员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出态度非常认真。演出的那天晚上，观众挤满了广场。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能看到这样的歌剧，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贫下中农为白毛女的遭遇不知流了多少泪。一位干部对我说：“不要说老贫农，我看到杨伯劳将要饮卤水自尽，又把破棉

袄脱下来，回过头给正在熟睡的喜儿盖上的时候，感动得我真是泪如涌泉。”一位妇女在反霸诉苦大会上，指着一个恶霸地主边哭边诉：“你比黄世仁还要坏！你提着手枪跑到我家，把我的娃儿吓跑，大白天你把我怀孕七、八个月的儿媳给糟塌了。”这一幕剧对当时的减租、退押、反霸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后，宣传队又到各工作队巡回演出，使各地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这次五大任务，是广大贫下中农依靠自己力量解放自己的一个革命运动。青川县解放后，前一个时期的工作，只能是在完成剿匪、征粮等任务的同时，组织教育群众，为贫下中农夺取印把子当家作主准备条件。在清匪、减租、退押、反霸、镇反的运动中，贫下中农在经济上可得到一些实惠，而主要的是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基层政权，把印把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将用自己的权力，永远结束以帮会头子为其表现的长期封建统治，开始青川县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当这一运动已顺利结束的时候，我奉命调南充军区报到。一九五一年五月初，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人民朴勤，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青川。三十多年来，青川人民斗争的情景常在我脑中浮现，我常常在心里祝愿青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日新月异，突飞猛进。青川难忘，常忆青川，祝青川人民在四化征途中取得新的胜利！

七月十日

回 忆 母 校

——平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及其附中

张 鹏 程

（一）学校的创办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二年时，青川仅是平武县所辖的第三区。

当时平武全县共辖三区，三十余乡，四十八场，幅员数百里，人口近二十万，在旧中国比较而言已非小县。但由于地处边远，又是大山，交通梗阻，地瘠民贫，文化是极端落后的。当时在全县范围内不仅没有一所中等学校，就连办得象样的小学也只有几所，很多青年纵然有志上进，也苦于就读无门只有背包扛伞长途跋涉，到远在数百里以外的中坝、绵阳、三台、成都等地去投考中学求得深造。

为了开发桑里，普及山乡文化，改变山区落后面貌，教育界名流张秀熟先生高瞻远瞩，着眼于智力投资，首先倡议办学，并得到地方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筹款资助，于一九三六年在平武县城内创办了“平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平武县城内西城区，占地总面积约二千平方米，面临小学，背负北山，环境幽静，风景宜人，实不愧作育英才之佳地。学制四年，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招收高小毕业生及具有高小毕业同等学力学生，学生来源立足全县兼及松、茂、北、江各地，当时青川各乡很多青年都前往投考就读。从一九三七年春季开始招收第一班，以后每年春季招收一个单班，随着山区的逐渐开化，人民对学习文化的要求逐渐迫切只有师范学校是不够的，于是从一九四零年秋季又在师范附设了初中部，招收了初中第一班。这以后每年春秋二季师范初中各收一个单班，两部都由学校统一领导管理。初中学制为三年，班次最多的时候两部共七个班，近五百学生，专兼职教师及职工达三十余人，实为当时山乡文举之盛。直到青川建县后仍然有不少青年继续到平武去就读师范或初中的。

（二）校长、老师和同学

平师及其附中从创办以来直至解放前夕，十多年中曾先后担任过该校校长的教育界前辈有：张秀熟、郑集成、蔡升平、康纯武、姚次恭、王远仁等，其中张、郑两位前辈曾先后两次担任该校校长，特别是张秀熟先生主持校务的时间是最长的。曾先后任过该校教导主任的有张秀熟、杨曙东、秦炳衡、雷祖鸥。先后在该校任过教和作过职员有：刘大明、钱昌照、陈治南、杨德禄、陈次农、魏嘉秀、胡克君、黄鹤纯、朱勉、姚鲲志、汪栋材、谢文毫、旦茂康、吴雨焦、闵克耳、张嵩岳、郑中英、刘先武、张一新、尹德成、王

新、张纯清、郭道周、郑中强、赵永和、李国民、彭朝英、李真莹、唐培根、余乐年、苏少章、王丹辉、李昌育、薛锡堂……。难能可贵的是，这绝大多数老师，都生长在道都大邑，而宁愿受聘于山乡之学校辛勤任教若干年。尽管如此，教师仍然不够，地方当局为了使学员学业不受影响，很多官员及社会贤达也都亲自到校授课，如张润之（老贡生，讲国学）、余朋期、高思伯、杜小樵、张白华、张光银、白明教、石兴柏、王明都、薛锐生、杨伯益、马静沉、陈竹影、瞿希贤、刘天如、温亚东、朱少安、魏甲先。先后在任教的老教师中有很多人是学识渊博、树业有专功，师德很好的好老师。虽然当时的待遇十分菲薄，教学设备远不能与现在的中等学校相比拟，然而这些老师为山乡培养人才的意志是坚定的，精力是充沛的，不管是专任或兼职，在教学和工作中都是认真负责的，他们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山区人民的品质更是崇高的。

张秀熟先生首倡创办这所学校的宗旨就是为桑梓培养人才，以开发山乡，为山区人民造福。记得在一次为“同学录”的题词，他这样写到“本校今日之努力何如，待看十年后之平武青川两县”。后来的事实证明：从一九四〇年师范第一班毕业生踏入社会以后赵，随之陆续为两县培养和输运了大量的师范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他们毕业以后，或服务于桑梓，或到外地深造，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这几十年中，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少的干部或教师是曾经读过平武师范或初中的。据我所知道的除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生命的李荣章、王光礼、杨恒……外，现在还有不少的同学正在各条战线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如：李昌达、林遇春、张益龙、赵复碧、杨翔翱、傅家训、潘衍昭、郑中强、郑长鹏、王新、王修、雍兴柏、孙枝耀、母广轼、郑中立、何健行、魏光烈、陈国清、杨维钊、余元虎、杨蕴华、罗正德、李吉祥、关培宗、杨兆胜、杜贵生、杜贵宽、袁国顺、潘衍孔、马彬、蒋云、薛藩、马律莹、鲜赢、鲜莹、鲜家林、马自勉、郑中华、部惠兰、郑长安、潘衍辉、任朝熙、曹文志、唐勉、张希贤、伏铮、宋慧、阮光鑫、薛梓材、赵复元、丁贵成……。近两年来已经退、离休了的有：杜充诚、刘长荣、敬德文、周德先、马集、曹国材、董长新、张明铁、王光华、张成仁、杨清毓、谢明星、姜昭莹、罗

经文、张志钧、杨炳乾、何守伦、姚腾达、傅玉廷、杨启文、白煊隆、赵常周、赵自德、张清安、白煊英、王东阳、杨白屋、杨维钧、王明茜、郑中慧、唐本周、李昌润、张文英、罗伟、姚进禄、杨正枢、杨德魁、黄朝培、陶发鲁、黎以新、黄光宇……。平师及其附中从创办以来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历经十四年，共毕业十七个班，为平武青川两县所培养输送的人才，当不止上述诸君，而实际已达千人左右。在当时的边远山区造就了这样一支文化大军来投入开拓，实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三）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

师范与初中的课程设置基本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是都开有：算本、语文、历史、地理（包括中外史地）、植物、动物、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公民、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课。初中从一年级起就开有英语课，而师范却不开英语课。但师范从第二学年起就逐渐增设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材教法、乡村教育、小学行政、教育实习、水利概要、农业及实习等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管是初中或师范，第一学年的数学课都是讲授算术，如繁分数、开方、比例以及五步以上的复合应用题，都是在中学阶段又进一步学习的，特别是复合应用题所占分量特多，这些虽然在小学高年级也有所涉猎，然而据我回忆，总觉得没有初中阶段理解得深进。这大概是因为年纪稍大一点理解力增强了的缘故。由于数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所以从第二学年起逐渐增开的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科，学习起来好象就不很吃力了。同样由于在小学高年级初学了中史中地，进入中学以后又学习中外史地，印象就进一步加深了。至于读师范的同学，把基础课学得扎实一些，对于毕业以后服务于社会，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

平师及其附中在教学管理上是：一切从严，学校聘请教师是德才并重，平时时师生的考核都有记载，有表扬有批评，有奖有惩。课堂教学（每节课都要由值日生填写教学日志）、考试、升留级、转学、休学、复学的制度是较为严格的。但也不是对学生进行疲劳轰炸或搞突然袭击，而是每学期只举行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各一次，

而且都是在有动员、有指导、认真复习的基础上,由学校统一安排进行的。至于新生入学考试,则除了按规定的学科分别答卷以外,还要由学校领导或指定教师分别逐个进行当面口试。我是一九四一年考入平师附中第二班的,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张秀熟老师口试的,地点在教员休息室,除了一般的答问以外,还让我读讲了一篇报纸上报道猪瘟及其治疗方法的文章,记得我当时还讲错了一个字,得到了及时指正,自此以后,我就牢牢记住这个字,从未错过了。

师范和初中每学期都是正式行课二十一周,每周上课六天,每天上六节课,初中三年级和师范四年级每天要上七节课。学校规定不管住校与不住校的学生都要到校上早晚自习,并有老师下班辅导,都是由教导处统一安排列表周知。老师们在教学方面,总是认真讲课、认真批改作业,从不马虎。我的作文和数学作业就有好几次得到杜小樵老师和雷祖鹄老师的当面批改指导,至今思之的确受益非浅。学校没有理化生实验室,作分组实验是有困难的,在条件差,仪器少的情况下,任课老师只有多做演示实验,以提高教学质量。现成的实验基地只有学校后面的一块小型农场和挨邻的小学,可供师范的农业实习和教育实习。记得师范第一、二班的教育实习,都是在平安镇中心小学进行的,而第三班则是远到成都,在省城实验小学实习的,临时时全校师生还整队送到平武城外由旦茂康老师带队前往。学校领导讲话,鼓励大家要在实习中增长知识和能力,当时我作为学生会的主席还致了欢送词,代表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学成回校,将来好在万山环抱的平武办好一批小学,为建设山区出力。

在时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纪律教育和生活上的关心爱护,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可以说是做到了脚勤、手勤、口勤,是一心倾注在学生身上的。每天上课除了有值周导师巡视外,学校领导及其余的老师也同时亲到课堂察看。每周要开一次周会,全校师生都参加,早上出操,午后放学也要全校集合,举行升降国旗的仪式和清点人数,晚自习结束时还要集合,总结一天的学习情况,就是早上起床和晚上灭灯就寝,校长、主任和老师们也要亲自到学生寝室察看催促,并给一些同学盖好被子。所以同学中一些爱睡懒觉不参加锻炼和晚上不好好休息的往往要受到批评,并为其慈母般的爱抚所感

化。那时的学生伙食虽然不是很好，但师生从来都是在一个食堂进餐，因此学生食堂的清洁卫生等问题，就可以及时获得改善。

(四) 良好的校风

要说平师及其附中的校风是什么，我起用“尊师、好学、爱国”六个字来概括，是不为过誉的。当时同学们对老师的尊敬和信赖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在每期开学的时候，照例要召开一次由学生会主持，全体学生参加、恭请全校老师光临的大会。会议的名称叫“迎新尊师会”，从来都是开得庄严隆重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欢迎新到校任教的老师和新入学的同学。由学生会主席致词，代表全校同学恭请所有老师在新的学期里耐心教导全体同学，并向老师和学校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遵守纪律的决心。在此基础上学校也向全体学生宣布全校教职工的分工情况。会后的聚餐老师们都分别参加到学生各桌一同进餐。晚上还要举行同乐晚会，由师生共同表演节目。平时学生进办公室、进老师寝室都要先在门外喊声“报告”，得到许可后才能进入室内，进去以后要向老师先敬礼，才开始讲话，完毕又要先敬礼再退出。在校外遇见老师时要站在一旁向老师敬礼，待老师还礼走过后，再向前进。早晚集合，平时出操都要由值日生或班长整队后向老师或校值星报告人数，凡此种种已经形成人人必须遵守的纪律和礼貌制度，看来虽是细节，但日久天长也就逐步形成尊师重教、遵守纪律、讲求文明礼貌的良好社会风气。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的学生要有今天这样一个明确的学习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同学们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仍然是可贵的。天刚破晓，校园里的读书声，晚自习后，油灯下苦读的同学是可以耳闻目睹的。我常看见师五班的陈国清同学常在别人休息以后，他还在桐油灯下，用一支大笔蘸着一大碗清水，在一张张摊展了的废纸上写着大字。象他这样苦学苦练的同学，自然不只是个别的。很多同学的星期日也不是完全要过，往往是用来学习自认为不太费脑筋的课程，如临摹字帖和画谱、绘制地图、制作历史卡片，或到室外写生，或作短足旅游，写篇游记……。当然一整天都在运动场上、乒乓台前的人也是有的。

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学精神,培养和提高其学习兴趣,学校有组织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辅助活动,如举行故事会、讲演会、论文比赛、错别字公开展览、书画展览、各班办壁报,全校搞作文集锦等等。特别有趣的是一次周末故事会上教语文课的姚毓志老师把全校师生的名字连起来编成一段评书讲出来,使大家捧腹大笑。每年“五·四”青年节都要与小学及社会青年一起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规模很大的集会,主要是开展青少年论文比赛和讲演比赛,师二班的王新、中一班的杨翔翱、陈丕先,小学和田淑蓉,社会青年罗克为以及中二班的蒋莹,就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获奖者,几次的评判长都是张秀熟老师。还记得在一个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全校师生在张秀熟老师的带领下去铁龙关旅游,到达目的地后分小组活动,有请老师讲故事的,有挂着画板写生的,有写诗的,有采集标本的,有放声歌唱尽情欢跳的,沉睡的山涧河谷顿添新生。最后是分头拾柴火烹煮食物,野餐结束已是午后,在回校的途中仍感余兴未尽。学校给全校学生的任务就是回校后每人都写一篇作文。这样把学生的生活实践与写作练习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培养增长了学生对事物的观察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我是第一次去铁龙关,也是我少年时代最欢快的一次旅游,因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学校组织这样的旅游还有多次,如到马头庙、龙归寺、小河豆叩寺、古镇青溪。每次旅游都不是单纯地游山玩水,而是把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举习知识培养能力结合起来的。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学校还就便邀请外地学老到校作专题讲学,如邀请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高先生,曾作过绥芬河市长的杨老先生等等。有时张秀熟老师也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自己主讲,特别是针对学生的理想、前途、品德、纪律等方面讲的多些,以此来勉励大家作人应自尊自重,告诫学生不能自甘情落,应当愤发有为。而每次讲学不管是校内校外的老师主讲,听讲的同学都能遵守纪律悉心听讲,这先分展现了同学们可贵的好学精神。

我在平师附中读书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正如平师校歌中提示我们的“……国运艰……民族赖复兴……”。在民族敌人大量入使,成片国土沦陷,千百万同胞被屠杀、遭蹂躏、国难当头的严重局势下,就是象平武这样的大后方,也不能平静,松潘

被炸，空袭警报随时惊扰着和平居民。学校师生面对这严重时局，无不切齿愤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紧急行动起来，作自己应做的事。在同学中本着报国初衷而直接参军的就有师四班学生王光华、师三班学生罗发祥，其余在校同学则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以唤起民众，彻底实现全面抗战，赢得民族的解放。于是学校成立了“抗建剧团”，利用节假日对外演出抗日剧目，如《十字街头》、《放下你的鞭子》、《新婚别》、《为国牺牲》、《新拾黄金》，街头剧《捉汉奸》等都是经常上演的剧目。还有同学们集体创作的如《一桩冤案》、《哑剧》等也对外演出过。在排练演出的过程中所有道具、布景、灯光、化装等都是师生亲自动手，一律本着国难当头一切从简，既不花钱又要宣传好群众的原则从事。闵克耳老师、王明都老师、王新同学、郑长鹏同学、杨启文同学、赵万益同学等都是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每次演出都是直到深夜而观看群众却不肯离散，足见扣人心弦。学校的其它社会活动也都围绕着抗日宣传这个中心进行，如组织歌咏队，教大家唱抗日流行歌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黄河大合唱》、《长城谣》、《募寒衣》等并利用中午赶集人多的时候，整队上街在闹市口“奥居”茶社对门进行街头宣传，先唱上几支抗日歌曲，把人集中拢来以后，则由同学或老师站在桌子上讲演，历数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作贡献。在文字宣传方面也是做得很出色的，定期在街头出墙报、办黑板报、贴宣传画，特别是吴雨焦老师所画的巨幅宣传画《焦土抗战》、《禁烟禁毒》和闵克耳老师所画的《打回老家去》等特别动人，经常吸引着很多群众观看，久久不愿离去。为了改变平武城内过去有“睡龙安”之称的坏气习，要求大家在抗日期间应当奋发，学校组织了“晨呼队”，开展了爬山运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时，全校师生则整队出发，在城内几条大街上跑步，唱抗日歌曲，呼口号，然后跑步爬上北山再唱歌，最后回校学习，以唤醒大家早些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劳动。说也奇怪，多年的陋习竟在短小时内彻底改变了。师生们的抗日宣传所收的直接效果就是在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和认购救国公债时大家都踊跃捐输。